

犹忆花开那季时

白小葵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犹忆花开那季时

白小葵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犹忆花开那季时 / 白小葵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624-6515-7

I. ①犹…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08814号

犹忆花开那季时

白小葵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徐昕叶 版式设计: 曾滢媛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75 字数: 219千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15-7 定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第一章 却是旧时相识 2

她

是的，就是他！尚晴再次在心底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同时一个邪恶且尚未成形的想法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占据了她的大脑，她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即使以后会下地狱，即使只有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她也将会全力以赴去实现这个目标。

她

女孩立在原地，咬着嘴唇看着季乐威逐渐远去的背影，一些晶莹的光芒闪烁在她的眼里。她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将因为深爱这个男人而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谁也无法帮她衡量这些代价究竟是否存在意义，只不过对于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情，也只有当局者自己才能用血泪分辨孰重孰轻。

第二章 儿时单车载旧梦 16

那是一辆山地跑车，季乐威记得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一辆车。可是后来怎么不见了？他眉头微皱，快速在脑中搜索着关于自行车的记忆。忽然，一张女孩稚气而倔强的脸如电光火石般出现在了脑海中。

第三章 两情若是相悦时 33

“那是在我还没有遇到那个男人之前。既然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那我是绝对不会浪费的。”尚晴垂着的手掌慢慢地握成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那阵阵刺痛仿佛正不断瓦解着她内心摇摇欲坠的城墙，昭示着深埋多年的怨恨即将喷薄而出，不可抵挡。

第四章 情非得已恨相逢 47

是的，他只是她利用的工具，对于一件工具，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演，就连笑容，就连眼泪，就连拥抱，就连亲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为了达成目的而作的铺垫。可是今天想到这里，尚晴的心情似乎并没有跟以前一样马上好起来。

第五章 何时爱能抵万金 70

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子和床单，聂同睁开眼睛看到这个白色世界，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肯定不在家里，难道又喝醉被哪个女人带回家了？可是自从认识了秦雪，他就似乎再也没有宿醉过了。对了，小雪呢？昨天他们好像吵架了，聂同还能记起小雪腮边的泪水和她打自己那一巴掌的滚烫。不行，我要去找她！聂同挣扎着想坐起来，可稍微一动弹，就觉得浑身撕裂般的疼痛。

第六章 只羡鸳鸯不羡仙 91

你知道栀子花的花语是什么吗？

是永恒的爱情与约定，是一生的守候与喜悦。

究竟是谁活在谁的梦中？谁又在为谁编织着梦？我们可否就这样一直梦下去，摒弃世俗，放下怨念，直到永远？

第七章 皑皑晴雪诉离殇 121

“Like the meeting of the seagulls and the waves, we meet and come near. The seagulls fly off, the waves roll away and we depart.”

“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似的，遇见了，走近了。海鸥飞去，波涛滚滚地流开，我们也分别了。”

—— 泰戈尔

第八章 奈何明月照沟渠 144

尚晴继续面色平静地喝着咖啡，她从窗户里看到季乐威逐渐远去的背影，觉得手背上残留着的季乐威的温度，也正在逐渐消散。如果非要放手，那不如就让你先放开吧。亲爱的，你知道吗？爱情真的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惜，那并不是最重要的。

第九章 车祸未果引真相 166

多少年来，她一直痛恨并诅咒着这个男人，可同时她却也在心里一遍遍地幻想着自己跟他相处的情景。多少次，她跟着母亲站在围墙外偷看围墙内那幸福得犹如童话世界般的一家三口，她看到母亲盯着那个儒雅男人的哀伤眼神，就已知道自己这一生注定逃不过这一层羁绊了。如今，是时候一层层揭开真相的面纱了。

第十章 幸福生日终成悲 185

这真的是曾妮？真的是那个活泼开朗，敢爱敢恨的曾妮？她的眼里完全失去了往日灵动的光彩，目光空洞而干涩，似乎充斥着对这个世界太多的疑惑和绝望。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曾妮每年最开心的日子就是自己的生日，因为在那天季乐威会对她言听计从，让她成为一个美梦成真的公主，可是曾妮从来都没有想到，今年的生日却是一场令她痛入骨髓，许久都无法醒来的噩梦。

第十一章 回首往事非云烟 206

无论他站在哪一方，都必定会对不起另一方，无论他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逃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曾因为某些诱惑放弃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就不要奢望有两全其美的结局。

第十二章 姐妹本是并蒂花 224

在爱情面前，即便你已经卑微到尘埃里，即便你已经下定决心拿自尊去换取一点怜悯，可是如果对方不爱你，那你得到的不仅不是对等的爱情，反而只有更大的伤痛而已。他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他确实对曾妮有愧，但是他就应该因此娶她，给她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么？难道仅仅是为了不在曾妮的伤口上撒盐，他就应该说谎，就应该违背自己的真心吗？

第十三章 今生相欠来世回眸 240

尚晴觉得自己的心被掏空了，在那一瞬间，她仿佛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车祸现场，哭喊着用瘦弱纤细的手臂努力支撑起母亲鲜血淋漓的头颅，然后亲眼看着母亲用尽全身力气对自己说出最后几个字，“活下去，不要报仇。”

如果真的存在轮回，不如就让我们来一个约定，今生我欠你所有的情，下辈子再来好好还给你，就算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桥，我们也绝不能忘记彼此的眼神，因为那将是我们来世相认的凭据。

第十四章 犹忆花开那季时 261

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脆弱或坚强。

从第一次相见到最后一次拥抱，从说过的最甜蜜的一句情话到最绝情的一番争吵，现在想来他竟能连对方当时的表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原来逝去的时间根本没有让记忆被遗忘，反而将其变成血液在身体的各个角落流淌。



卷首语

天涯路远影作伴，犹忆花开那季时。



第一章 却是旧时相识

(一)

季乐威一整天都坐在办公桌前拿着一张名片发呆，如果不是同事提醒差点连医院巡房的钟点都要错过。

关系最好的小护士调皮地从季乐威手中抢过那张名片，大声地朗读起来，“‘零度花香咖啡馆’……”可惜还没念完就被季乐威一把抢了回去，顺带还给了小护士脑门一个爆栗。

小护士捂住额头委屈地说道，“季医生，你谈恋爱就光明正大一点嘛，整天抱着这张名片看什么啊？要看也应该看照片不是？”

季乐威假装生气道，“小妮子别乱说，我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只有一面之缘，怎么就扯到谈恋爱去了？”

“叫什么都不知道？那名片上不是写着么？就叫‘尚晴’啊！”小护士一副很无奈的表情，端着一个装着针药的托盘摇摇头走出门去。

季乐威有些不好意思地推了推眼镜，目光再次落到那张制作精美的名片上，思绪不觉又回到了今天早上。

今早的阳光很好，季乐威照例去一家港式茶餐厅喝早茶，可是当他吃完后回到自己车前，正准备开门坐进驾驶室的时候

候，只听“砰”的一声，整个车身一晃，他刚跨进车里的一只脚立马又缩了回来，然后他眉头紧锁着重重地将车门甩上，有些恼怒地朝车后走去。

不用想就知道，自己的车肯定被哪个不长眼的瘟神给“亲密接触”了。这辆奥迪A6是他拒绝了家里的“赞助”，用自己的积蓄新买了没多久的，还处于下雨怕淋着，刮风怕吹着的阶段，如今就那么莫名其妙地被人给撞了，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去维修呢。

季乐威大步走到后面那辆白色凯美瑞的车窗边，用力地拍了拍玻璃，里面的人略有迟疑，但最终还是摇下了车窗。

只见一个十分清秀可人的女孩坐在驾驶室内，面带愧疚地不断点头朝季乐威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向不会停车，这个点儿别的地方都停满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往你后面的空位挤一挤，没想到就撞上你的车了，真是抱歉，修车的钱我一定赔给你！”女孩的大眼睛波光流转，似乎很快就要溢出泪来，细小的汗珠镶在她秀气的鼻尖，随着她点头的幅度，反射出柔和的光芒。

季乐威一肚子的火气竟然被硬生生地给逼了回去，任凭谁看到女孩这副梨花带雨的模样，都不会忍心再继续责骂她。

女孩见来者没有说话，有些好奇而小心翼翼地抬起了眼睑，就在两人目光交汇的一霎，季乐威和女孩都稍稍愣了一下。

女孩漂亮，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是令季乐威发愣的原因。他觉得自己以前见过这个女孩，那种熟悉感就像潮水般侵袭在他的大脑深处，画出一片记忆的沙滩。可是究竟在哪里见过呢？

女孩在短暂的停顿过后，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她不再继续请求季乐威的原谅，而是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季乐威，然后浅笑着说道，“喏，这是我的名片，到时候你叫修车行把账

单寄到这个地址吧。”

季乐威并没有去接名片，而是盯着女孩继续沉浸在那种若有似无的熟悉感里发呆。

女孩被盯得久了，有些不好意思地拢了拢头发，轻咳几声，这时季乐威才回过神来，有些恍惚地接过了女孩手中的名片。

就在女孩准备摇上车窗的时候，季乐威终于忍不住问道，“小姐，我们以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女孩轻笑，“先生，你不觉得你这种搭讪的方式太老土了吗？”

“不是，我……我真的觉得……”季乐威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一时语塞。

“好吧，那我告诉你，我们以前确实见过。”女孩将一只胳膊肘靠在没有摇起玻璃的车窗上，手掌撑住下巴，头微微朝外探着，饶有兴趣地看着季乐威，眼里露出狡黠的光芒。

季乐威似乎松了口气，正想说什么却又被女孩抢了话头。

“这样吧，什么时候你想起我们以前在何时何地见过，你就打电话给我。否则，我可是拒绝付修车费的哦！那是对你忘记我们初次见面的惩罚。”女孩不等季乐威回答，自顾自地对他挥了挥手，然后快速地将车窗摇上。

季乐威觉得继续站在女孩车前也有些不妥，有些失落地捏着名片回到了自己车里。他从后视镜看到女孩曼妙的身影消失在茶餐厅中，这才发动车子开往了医院。

于是，季乐威一整天都在自己脑中搜寻着女孩的信息，他相信女孩的话，因为他从来都对自己的感觉深信不疑。这个神秘的女孩究竟是谁呢？如此疑问一直盘旋在季乐威的脑中挥之不去，直到下班时聂同的电话打来，他才匆忙将女孩的名片收进皮夹里。

(二)

尚晴出门的时候头有些痛，不知道是不是昨天跟秦天吵架赌气跑出去的时候着了凉。今天一早她就接到秦天的电话，约她出去喝早茶，算给她赔不是。尚晴坐进车里想了想，最后还是发动了车子。

幸好今天天气不错，尚晴的身上不再觉得发冷，只是鼻子一直堵着，脑袋也微微发胀。她有些昏昏沉沉地将车开进了那家茶餐厅门口的停车场，艰难地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

按照以往也许她会打电话叫秦天下来帮她停车，可是今天她却赌气地对自己说，不能再依靠他，无论以哪种方式都不行。尽管她十分清醒的知道，也许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半步。

在围着停车场兜了三圈之后，一辆奥迪A6后面的雪铁龙终于开走了，尚晴也顾不得那个位置有多难停，果断地将车头塞进了那个空位。

意料之中的，她的凯美瑞终是重重地“亲吻”了前面A6的屁股。更让人尴尬的是，A6的主人此时就在车边。

尚晴听到那个高大的男人狠狠甩上车门的声音，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如果碰上个胡搅蛮缠的，那最终肯定又要靠秦天来解决一切。毕竟从来只有他威胁别人，还没有谁能威胁到他的。

男人用大手使劲拍了拍玻璃，尚晴稍微定了定神，还是决定先用“美人计”来尝试抵挡男人正熊熊燃烧的怒火。

可是待尚晴摇下玻璃，劈头盖脸地解释了一大通之后，男人却没有丝毫的反应。尚晴疑惑而小心地抬起头，刚好和男人四目相对。

顿时一张俊秀的脸映入尚晴的视线，她仔细揣摩着这张几乎完美的脸，想着如果将眼镜拿掉，那么……

是的，就是他！尚晴再次在心底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同时一个邪恶且尚未成型的想法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占据了她的脑海，她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即使以后会下地狱，即使只有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她也将会全力以赴去实现这个目标。

尚晴稍稍稳定了情绪，看似波澜不惊的从包里抽出一张名片递给男人。她知道男人对她有印象，从男人疑惑而略显兴奋的眼神里，她读到了这一切。

尚晴决定跟男人玩这个游戏，她坚信男人一定会记起那段回忆。

当尚晴停好车，上到茶餐厅二楼的时候，发现秦天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喝茶。

尚晴径直走到秦天对面坐下，端起茶杯喝茶。

“那个男人是谁？”秦天面无表情地问道。

“哪个？”尚晴明知故问，十分淡定地夹起一个水晶虾饺准备咬下去。

“就那个跟你叽歪了半天的四眼佬啊，我说你跟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多话说呢？”尚晴无所谓的态度让秦天感到有些恼怒，他有些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尚晴筷子上的虾饺掉了桌上。

尚晴的表情依旧很平静，似乎她对那个男人的狂躁早已习以为常。她放弃了掉在桌上的虾饺，决定去夹另外一个。

“我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车撞了，刚才在跟他讨论赔偿的事情。”

“撞了？你没事吧？”秦天的语气居然一下子软了下来，他关切地握住尚晴的一只手。

尚晴很快将手抽了出来，眉头微皱着说道，“都说是我撞了人家的车，我能有什么事？”

秦天有些尴尬地收回了自己的手，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立马恢复了刚才凶神恶煞的表情，“你说那小子敢叫你赔钱？”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去打听打听我天哥是混哪里的！”

“人家没叫‘天哥’你赔，是叫我赔。”尚晴终于再次夹起了蒸笼里的另一只虾饺，往醋碟里蘸了蘸，准备往嘴里送。

“叫你赔不就是叫我赔吗？你没跟那小白脸说你是我秦天的女人？”秦天骄傲地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那嗓门大得让邻桌的人纷纷侧目。

晶莹剔透的虾饺裹着醋香停留在了尚晴的口边，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周围议论纷纷的人群。白净的脸颊腾起一片绯红，她将虾饺丢回蒸笼里，又将筷子放回桌上，并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然后面无表情地起身甩下一句“我吃饱了”。便拎起包朝门外走去。

这时坐在秦天身后的两个人高马大的男子也“倏”地站起身，准备去追尚晴，可是却被秦天挥手制止。他有些迷惘的看着尚晴的背影，突然又是一声大叫，“尚晴，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回来啊，给小雪过生日！”

只见尚晴纤瘦的背影稍微停顿了片刻，又继续快步朝门口走去。

（三）

下班时间，市第一人民医院里依旧人头攒动，尽管医疗费用越来越昂贵，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却是一种无奈而必须的开销。

季乐威治疗完一个被摩托车撞伤的七八岁的小姑娘后，变戏法般从抽屉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塞到了小姑娘的手里。只见豆大的泪珠还挂在长睫毛上的小姑娘捏着棒棒糖后很快就破涕为笑。她大口吮吸着那草莓味道的香甜，暂时忘记了疼痛。季乐威充满爱怜地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小姑娘的妈妈对季乐威投去感激的目光。

当日送这对母女走出诊室后，季乐威坐在椅子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随即又开始盯着尚晴的名片发呆。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音响起，季乐威看了看来电显示，又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这才按下了接听。

“喂，你可真准时啊！”

“哈哈，时间就是金钱啊，你多加一分钟的班也不会多给你发一分钟的工钱，人生就是要及时行乐嘛。对了，乐威，听说你的车今早被人挂了，我这可是特地打电话来表示慰问啊！”电话那头的声音里分明充满了幸灾乐祸。

“聂同，你小子，今天我要是不狠狠宰你一顿，那我以后就不姓季！”季乐威一边举着手机跟聂同调侃，一边快速的将那张名片塞进皮夹里，然后跟来换班的同事打了个招呼，便朝医院大门走去。

刚一出大门，季乐威就看到一个年轻男子从不远处的奔驰车内探出头来朝他招手，他合上电话快步走了过去，驾轻就熟地坐到了副驾驶位上。

“我亲爱的表哥，这次恐怕你真的要改成我的姓了，我妈让咱俩回我家吃饭，她好像又要给你介绍对象。”聂同一脸无辜加同情地看着季乐威。

季乐威听罢，熟练的弹开安全带作势就要开车门准备跳车。

只见聂同眼疾手快一个飞扑又将车门拉了回来，“哎哟，我的哥哥啊，我还能不了解您老人家吗？我跟我妈说你今天有个手术要做，不知道搞到啥时候去呢，她也就作罢了啊。别怕，别怕！”

季乐威白了聂同一眼，再次将安全带扣好。

“坐稳了啊，今天我带你去我一哥们新开的酒吧，那里漂亮妹妹可多啦。相什么亲啊，到时候你准能挑到喜欢的，嘿，嘿！”聂同一脚油门，车子快速地朝一片灯红酒绿之处驶去。

“欲望Bar”，季乐威默默地在心底念着这个恶俗的名字，不禁皱了下眉头。他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聂同如此喜欢这些充满令人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和浓妆艳抹的妖冶女子的场合。当然他并不是不喜欢玩，只是这种“玩法”不符合他的兴趣。他觉得喜欢来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内心极度空虚寂寞的人。他们是来这里寻找同类，抑或者说是来这里寻找比自己更空虚寂寞的人，以此证明自己的充实和高尚。

发呆之际，季乐威已经被聂同拽进了欲望Bar。他们由头上戴着两只夸张的兔耳朵，身着女仆服装，妆容浓烈的女子带进了大厅里那个已经为他们预留好的位置坐下。

不一会儿，酒吧老板阿杰便带领了四个穿着暴露的女子来到两人跟前，他跟聂同称兄道弟，寒暄了好一阵才离开。季乐威礼貌性的对那个他全无好感的男人点了点头，便坐下不再说话。

阿杰走后，四个女子很自然的两两分散在季乐威和聂同的周围。聂同左手放在一个女孩的腰际，右手放在另一个女孩的大腿上。环境过分嘈杂，不知道他悄声对她们说了些什么，两个女孩听罢只是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起来。

而季乐威则显得极为被动，一个女子端起酒杯努力向他劝酒，另一个女子则貌似软弱无骨般趴在他的肩膀边不断对他耳语。季乐威一开始还只是礼貌推却，不一会儿他就被这些女子廉价的脂粉气味弄得有些烦躁。

“聂同，你不是说要请我吃大餐？难道只是把我骗到这里来看你寻欢作乐？”季乐威将趴在自己肩膀上的女子推开，有些不悦的对聂同说道。

“谁叫你看我了？你自己也可以寻欢作乐嘛。你们两个是不是没有陪好我大哥啊？来，一人罚一杯！”聂同说着抛开自己身边的两个女孩，端着两杯酒走到季乐威面前。

季乐威不等聂同靠近自己，便忙不迭地站起身，说道，

“你玩吧，我先回去了。”说罢便大步朝门口走去。

就在聂同放下酒杯要去追季乐威的时候，却发现季乐威突然愣在了酒吧门口。

(四)

“乐威哥哥，想我了没有呀？我可想死你了！”只见季乐威刚拉开酒吧大门准备出去，就被一个娇小的女孩迎面牢牢抱住了。

女孩个子很小，抱着季乐威的时候头发刚刚蹭着他的下巴，她将自己整张脸都埋在季乐威的胸前，搞得季乐威顿时僵在了原地。

“曾……曾妮？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在学校吗？”季乐威试图将女孩从自己怀里拔出来。

季乐威身后的聂同在女孩偏头的瞬间，和她相视一笑。女孩对聂同比划了一个胜利的剪刀手，便继续把脸埋在季乐威的衣服里，抱住他不放。

“人家大四没什么课嘛，想你了就回来看看你咯。”女孩在季乐威怀里娇嗔道。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好啊，聂同是你……”季乐威挣扎着回过头去看聂同，可是哪里还有他的踪影。

“好了，不要怪聂同哥了，谁叫你每次都说忙没空见我的？我不想点办法能见到你吗？”女孩终于松开了季乐威，一脸无辜。

季乐威无奈地推了推眼镜，再次拉开了酒吧大门，示意女孩跟她一起出去，“走吧走吧，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来这种地方？我送你回家。”

“我都22了，马上就大学毕业了，我来这种地方怎么了？不就是喝点酒吗？”女孩说着就要往酒吧里面冲。